

中原时评

■个论

高考改革要动真格不仅是分科问题

12月5日,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,教育部已经完成制定考试招生总体方案,即将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这次的总体方案包括小升初、高中学业水平考试、中考和高考改革办法等多个配套实施意见。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高考改革的,比如“创造条件让学生一门两考计最好成绩;探索外语科目一年多考”等。(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03版)

其实类似“一年多考”“择优计分”的改革意见,几年前就有了,也引起过讨论,但最终也都莫衷一是,不了了之。这种教改方向得到的结论仍是“短期内也难以推行”,因为“从高考改革来看,考什么、考几次都要取决于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整个步骤,因此不能将此事看做一个单一方向的改革,需要全盘考虑。”

这次教育部再次明确这一改革方向,应该是经过几年的综合考量,确定下的有一定社会共识的基本改革意向。但是,如何推行,何时推行,却仍然需要具体的配套方案来辅助。在没有见到配套细则前,先不要太乐观。

高考改革要动真格,不光是学习科目的分合与考试项目的加减问题。分科利弊,各方争辩多年,从推行通识教育,培养通才、全才的角度讲,不分科当然更利于学生成长。只是,这仅是理论上而言,应试的现实,不分科也许只是意味着应试科目和学习强度和成本的增加。至于“减少科目”,其实在你过去高考改革中,类似的努力一直没停过,从7门到6门,再到3+X,而应试的内核并未改观,高校招生录取,还是锱铢必较,每分必究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刘利民提道,“今后考试主要要考查学生高中学业完成情况,将分别采用合格和等级方式来呈现考试成绩,不再用百分制,避免‘分分计较’”。让

学生根据兴趣、志向和优势,自觉选择部分等级性考试科目来参考,每门学完即考,“一门一清”,避免“一次考三年”的压力。

不用百分制,而是等级制,这样的改变令人眼前一亮。只有两点疑问,一是,会不会面临当年“不让排名次”“不分快慢班”时的执行尴尬?二是,没有具体分数后的公平考量,比如当年的“三模三电”高考加分乱象如何规避?当然,不管如何,至少改革方向是令人向往的。

改变“一考定终身”,会不会沦为“多考定终身”,将一考的压力分摊甚至叠加到多次考试中,也值得追问。多考是减负还是增压,或许取决于,招考分离的程度。如果高校招生自主权,和考生报考选择权不能随着改革而增加。那么即便“多考”,压力恐并未减轻。一次集中招录,和之前高考并未有本质区别。

改革要深入,教育行政放权就是绕不开的选择。既然要尝试抛弃百分制应试,既然让学生根据兴趣志向选择科目,那么在最终报考上,也该改变过去的以分数和学校录取线来填报志愿的做法。“多考”必须对应多次选择、多次录取,建立起全新的多元的招生和评价体系:这样的高考改革,才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。

此外,人大招生处蔡荣生丑闻,也警示我们作为高考改革的一个先行探索——高校自主招生,必须有完整的制度性约束,比如招生程序公开透明,招生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除此之外,与之相关的社会评价体系也必须随之改变。现实社会中,用人单位招人唯文凭论,唯名校论,已构成高考教改的观念性障碍,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,在这种观念影响下,都难以打破原有的教育格局,所谓高考改革的价值自然也会受到影响。以此而论,高考改革要动真格,显然不光是分科问题,它更是一场关乎整个教育价值取向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“革命”。李 晓 亮

■个论

《恶童日记》的黑暗寓言为何现实上演

10岁女孩电梯虐打1岁半的男童,并将男童扔出电梯……如此残忍的一幕,发生在重庆长寿区,并被监控视频所记录。当人们找到男童的时候,几分钟前还鲜活的生命,竟然浑身是血地躺在居民楼下,处于垂危状态。(12月5日《京华时报》)

电梯之外,女孩儿到底对男童做了什么?男童为何会从楼上坠到楼下?这些缺失的真相,警方还在调查。但监控录像记录下的部分真相,已经令人触目惊心。震惊之余,令人反思:到底是怎样的心理病态和人性畸变,让女孩对男童痛下狠手?也许,如此残暴的上演只是偶然事件。可是,这种偶然,难道就无法避免吗?

面对电梯里发生的、不忍触目的残暴,或许更多的人宁愿相信,小女孩是个心智和行为失控的病人。可即便如此,她的监护人为什么不能看护好她,以至于酿成这场灾难?当然,小姑娘的暴戾和残忍,还有另外一种可能,那就是变态的基因早就隐藏在她的灵魂里,只是被人忽视了,没来得及被发现。

所有的想象,皆因无法接受女孩变成“恶童”的现实。童话再黑暗,恐怕也不至于以这样的残忍上演。不过,以此审视孩子们成长的环境,或许会发现,虽然“电梯恶童”的极端只是偶然,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暴戾和失控,却如鬼魅和梦魇般萦绕在童话世界。

面对现实版的“恶童”,我想到了匈牙利作家雅歌塔·克里斯多夫的《恶童日记》。这部惊悚、冷酷的黑色小说,刻画了两名孩子在病态世界中的人性扭曲和人格畸变。他们生长在动荡的战争背景下,由肮脏、吝啬、凶恶的“外婆”抚养,环境的熏陶下,他们开始说谎、勒索、杀人……纯

粹而纯洁的圣婴,在地狱般的生活,把灵魂交给了魔鬼,变成了通体邪恶的“恶童”。

《恶童日记》只是部黑暗的寓言,也许谁都没有料到,这样的“恶童”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,尤其是这个稳定且并不匮乏和极端的社会里。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面对“电梯恶童”的时候,不敢直视和面对的原因。

现实的安稳,便意味着孩子心性发育的环境不动荡吗?撕开虚假繁荣的画皮,也许会发现,《恶童日记》里的病态“外婆”,依然活跃在孩子们的身边:充斥着暴力色彩的影视、家庭暴力的阴霾、长期缺乏父母关爱的孤单、社会价值扭曲的流毒……种种因素,吞噬着孩子成长纯净的土壤,给孩子心智的成长和人格的养成,带去了巨大的动荡和不安。多少孩子正变得或已经变得孤僻、冷漠甚至暴戾?而这些孩子的身上,或隐藏着和“电梯恶童”灵魂里一样的基因。

谁是培养“电梯恶童”暴戾基因的病态“外婆”?根据相关后续报道,摔婴女孩父亲称“男童受惊吓坠楼”,但无意间的一句“自己和妻子平常打骂女儿,对其性格有影响”,却也印证了此前的判断。不论女童有没有直接推男婴坠楼,日常生活中扭曲的家庭关系或许是导致女童视男婴生命为“游戏”的一个动因。以此而论,“电梯恶童”的残暴,固然偶然。但这种偶然的背后,我们也能看到社会、文化的暴力阴影。针对此事,所有内心尚有温度者,除了愤慨还应该警觉:毕竟,我们无法防范类似事件的偶然性发生,但却可以努力让现实里制造“恶童”的“外婆”离开。时言平

■街谈

房地产税立法当在“明辨”中推进

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中,“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”作为这个改革大纲中唯一涉及“房地产”方面的内容,成为业内炙手可热的谈资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这次《决定》中表述的“房地产税”与此前一直试点的房产税并不是一回事。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分析认为,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,意味着对包括房产税在内的整体房地产税收体系的调整和改革。(12月5日《华夏时报》)

尽管相关人士判断称,“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试点可以判断为不成功,没有扩围的意义。”但显而易见的是,房产税试点的不成功,显然不应该和房地产税立法的推进,扯上太多关系。事实上,和顾云昌持有同样观点的人,并不在少数。比如在中山大学财税系主任林江看来:在税制改革设计中,要把土地出让金、房产税、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等不同税种合并到统一的房地产税中,厘清、完善房地产领域的税收,在征收额度、缴纳方式上推进改革,以此回到市场化的初衷上(见12月4日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)。所以,在普及“房产税”和“房地产税”的区别这一常识的同时,更多容许不同声音的存在,让房地产税立法在“明辨”中逐步推进,应成为相关方面的务实选择。

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,房产税征收从试点到现在,争议一直存在。比如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,一直是房产税、遗产税等财产税征收的反对者;其主张开征销售环节的消费

税,征收方式是对商业高档房从保有环节变为交易环节(见12月5日《新京报》)。延伸解读不难发现,尽管许善达所说的,“比如在房产税的销售环节征收消费税,什么样的房子该征、税率多少等都让地方政府自己制定,不合适再改”,不太靠谱——但整体而言,具体到房地产税收体系调整和改革层面,将土地出让金并入房地产税分期缴纳,借此避免重复征税的发生减轻纳税人负担,减轻地方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,如此这般,既契合公众的预期,也和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改革方向一致。

具体到当下,厘清分歧大有必要。在企盼房产税短期效应的公众那里,如何让房产税征收短时间内,完成平抑房价、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作用,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。而在试图借此预期完成更多改革目标的公众看来,若不能将房产税的征收,纳入到整体的财税体制改革的框架,“单兵突进”意义不大。在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,甚至是一半以上,若将土地出让金并入物业税中分期支付、难免触动地方利益的现实情况下,更显“明辨”中推进房地产税立法的必要。因为唯有开门立法,才能在完成平抑公众情绪、彰显立法诚意的同时,完成立法预期的利益协调、综合效应的最大化。而且退一步说,房产税征收,必须和居民住房信息联网、不动产价格评估体系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完成无缝融合:国土部统筹不动产登记工作既已明确,协调好“步调”未必不是好的选择。

赵若昀

■街谈

“非遗”传承别总盯着课堂

4日,在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审议后,珠算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这是我国第30项被列为非遗的项目。而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。珠算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,10年前退出小学教材,专家称不排除重回课堂。(12月5日《新京报》)

珠算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,伴随中国人经历了1800多年的漫长岁月。它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的数理内涵,被誉为“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”。珠算与此前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书法、昆曲、古琴等29项文化技艺一样,都是中华民族独特优秀文化的符号,浓缩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,入选是一种肯定,同时也是对传承的一种期待。

但是,对于非遗的传承一直都是尴尬的话题,已经入选世界非遗名录的30项技艺中,除了端午节、书法之外,几乎都面临着传承无人的困境。原因其实并不复杂,这些文化技艺已然失去了现实的生存土壤,实用性的失去,已然使得其生命力变得相当脆弱。即便如中国书法,与汉字关联紧密的技艺,也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日益式微,写不好汉字的人越来越多。

珠算亦是如此,珠算20年前还是会计职业的必备技能,10年前还在学生教材里有一席之地。但会计电算化取代珠算,其实是技能工具化的替代,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。那么,脱离了实用性,珠算不用来算账,学珠算可能就是纯粹打算盘的游

戏。以此类推,很多非遗的传承徒有外壳,只剩下外在的形式。比如,学昆曲、古琴,换不来三斗米,离普通大众注定很远。

一些技艺申遗成功的同时,入课堂的声音便随之出现。逻辑亦很简单,大致跟“足球从娃娃抓起”的思维如出一辙,只是这样的倡议仅具理论意义。别的不说,书法进课堂不管从那个角度提出,至少到如今普及尚有难度。再者,这么多非遗的技艺,离现实的需要很远,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学而无用,且不说是不是包袱,学过后便还给老师,也没实质意义。更何况,教育不是一个筐,啥都能往里装。

“非遗”的价值内涵,并非外在的形式,而是智慧与创新。如珠算其实是建立在五进制与十进制基础上,数理计算的智慧创造,是思维的成果。又如,木结构建筑则是建筑力学原理与材料科学的完美结合。类似的这些成果,在历史长河中得以传承,创新便是其生命力。放眼历史,文化其实是进化的。换言之,文化需要传承其样式之内思维精华与创造精神,要传承这些基因,创新则是其律动不息的生命源泉。非遗亦是如此。我们有全球最多的入选名录,说明我们文化曾经因创新而辉煌,那么真正将这些遗产传承下去,创新才是唯一的出路,让文化各种基因重组、融合,催出领先世界的文化成果与文化样式。“非遗”传承别总盯着课堂,当成娃娃的事,而应把非遗文化的经典部分留于博物馆,把其中蕴含的民族智慧传递给未来。房清江